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書

上李序菴閣老

某生也晚竊聞長者之論由高帝文皇以後稱相業者莫盛於三楊三楊相宣宗值重熙累洽之運機務簡寡宸極優游然而三公猶且殫竭勞瘁若不暇給蓋制度禮文文貞擅其長而文敏或莫能贊兵旅將帥文敏騁其智而文定有所不及此亦足以明相業之難而國事之不易於獨任矣今明



公爲相雖遭時熙洽不殊先世然而主上銳情政
理宵旰厲精稽古禮文之事百爾具舉至於禦夷
閱旅之略理財足國之方明刑詰姦之典莫不刮
剔蒐獵極其樞機品式之周視三楊時益多故矣
而公挺然以一身任之無不當於上心而協國是
非惟其酬應之能給而從容鎮定安若無事之氣
象滿於四海之視聽然則後乎此者欲論世尚賢
則稱相業者又當不談三楊矣豈不盛哉豈不難
哉古者三公竝設無其人則不必備以明公一身

而其輔主佐理之功章章若此信乎其不必備也
儒者之論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而已信乎其無
待於多論相也某遷竄之餘不足以談當世之務
念惟往日叨備末屬謬荷知遇實未敢忘長者之
賜茲者承乏山東視學之職又辱汲引之大惠顧
惟無可以報於門下而致其區區之虛詞蓋以求
逭於情至而事不從之罪而公徃者所以謬垂一
日之知者固亦在乎此也不宣

再上李閣老

晉階少師殿直華蓋當世人臣之極也功足以致
主德足以鎮俗我朝相業之盛莫能有加矣今海
內人士顛首歸向咸曰上有堯舜之君蓋異口而
同詞然則佐是君者亦可以議於臯夔稷契之間
乎彝常之所旌勒史冊之所紀載寧有泯滅耶今
制度畢舉機務就閒明公固可優游廊廟與天下
臣民共享唐虞雍熙之治為一代宗臣某亦得以
竊升斗之祿忘其身為罪謫之餘尚欲竭其淺陋
之所得以幾幸補助風教於萬一豈非明公之賜
道敬此候問起居伏惟鑒之

唁李序菴喪子

側聞令子之訃不勝愴悼明公勤身社稷憂瘁白
髮而乃以至情之痛割公腎腸天乎誠不可忱矣
往時備員戶曹曾接令子同案之末其冲和之德
雅飭之行忘其家世之顯而不知身之為貴常退
而誦其賢以為明公莫大之慶若以獲福得壽之
常理論之則令子之美已足取必於天而况明公

通鑑文集 卷之三十一
勳德旁作明昭固當干祿百福保佑申重不宜使
公爲相而有哭子之悲也天乎誠不可忱矣賢孫
二王其美無度此亦足以嗣令子而慰明公矣朝
野倚伏之身幸爲朝野保之伏惟裁情自珍不勝
遐懇

上李序菴閣老

古之爲相者蓋亦多矣其能立一時之功者已寡
而能立百世無窮之功者益又寡矣所謂無窮之
功孰有大於定元良以固天下之本者乎周公能

爲姬室迓無窮之休其大者惟在於抗世子之法
而已今天子嗣服致治明公弼贊之盛已不容於
頌述而元良誕育以及正位東宮實當明公在事
之日輔之以穆穆之和以見其生而建之以明明
之議以翊其立海內臣民莫不舉首仰戴沐浴嘉
澤幾幸覃賜樂吾君之有子而慶國祚之昌其爲
百世之功孰大焉某叨守一命此亦天地函肖之
物與有喜幸而嘗辱門下一日之教自莫已於祝
賀之私伏干鑒亮不宣

上元老顧未齋

竊聞孝宗皇帝之切於求賢也乙丑策士之歲蓋嘗齋明其德禱于上帝祈得真才以弼至治而臨軒賜第之日公為第一天之生賢固不偶然而公之名字實有調燮之義與商之令主所以致命良弼諄諄惓切之意正相符合 今天子龍飛寶曆紀元嘉靖美號同於殷邦而公方膺爰立之求置在左右天下之人咸頌天子之德媿於高宗而公方當對揚休命以贊時憲之功然則孝宗之所以

求于天與天之所以顯副孝宗之禱而默篤今上之賚者明明可覩故公入相之命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莫不欣欣相賀思見德化之成而某之不肖亦且忘其固陋欲自效於有君有臣之世而未知自退也遠地卑官不足通於大人之門顧念往日曾忝春官之屬瞻承有素故輒忘卑遠而僭致其耿耿傾頌之臆伏惟鑒之不宣

再上顧未齋

某少無師承師心自用妄意於文藝之事自十八

歲謬通仕籍卽孳孳於觚翰方冊之間蓋勤思竭精者十有餘年徒知掇撫割裂以爲多聞模効依倣以爲近古如飲酒方醉叫呼喧呶自以爲樂而不知醒者之笑於其側而哀之也溺而不止已成棄物天誘其衷不卽淪陷二十八歲以來始盡取古聖賢經傳及有宋諸大儒之書閉門掃几伏而讀之論文繹義積以歲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謬其不見爲大賢君子所棄而終於小人之歸者誠幸矣愧懼交集如不欲生乃盡棄前之所學潛

心鑽研者又二年於此矣若使得養世之大賢君子養深學正爲鉅儒宗如公者而事之質其所疑濯舊聞而開來益則於斯文或可庶幾而賦分蹇薄方操案牘以苟升斗之祿不得專一其思慮而瞻望明公相去之遠如泥塗雲霄邈不可卽無復摳侍門闌之日循心自歎知終不能以有成矣顧惟惓惓知所向方之心異於往日之狂迷冀公之見察而不敢自外故輒書其近日所爲詩文二種數十首以獻於門下伏惟矜其志察其誠而是正

通鑑文集 卷之三
之死且不朽

上毛礪菴閣老

古所謂大臣者參天地盛衰之運而關國家治忽之數其在位也則天下以爲重其去國也則天下以爲輕然以其未老之身居不用之地隱然負天下之望而其所以爲重者又在於野此豈偶然之故哉蓋其德學勲業著於已者固極其盛而祿位名壽其所得於天者亦非人所能及是則所謂大臣者故有舉一代而僅數人或越代而不得一人

也東濱之海而有明公之大老居焉則夫論今之世者其敢不以爲盛耶某遐方晚進之士以一日受事於茲邦因得修敬以見長者已爲此生之幸而明公不棄其愚曲加引接幸莫大焉夫稱齊之勝者曰海岱某東觀于海固足以盈視發靈而飲公之德莫知所測不復知海之爲大雖未一振衣泰山之巔景瞻儀範之下固已如見其所謂巍巍然而可仰者矣又何必探日觀躡秦望而曰大觀哉伏自違貳以來鞅掌職事今日始得稍休用是

齊心肅慮特修一言之問於左右伏惟鑒其誠而教之不宣

上許冢宰

某竊觀前史人才之近古者莫盛於宋宋世之盛者莫如韓范二公其得失鈞衡則朝廷以爲輕重其往來邊圉則士卒以爲安危相業人物爲宋第一而二公之子忠彥純仁復以相業人物著勳當時垂名後世此兩氏父子固其一德相傳厥美世濟然而仁宗深仁厚澤所以培植成就之功良不

可誣洪惟我朝 孝宗皇帝茂德至治遠過宋仁而襄毅公當弘治之盛卓然爲時名世在廷則弘弼亮之績在邊則著安攘之猷視忠獻文正無少愧讓篤生明公昆弟咸賢而貴爲一代名門備有國家以來未有之盛事就官秩而論則所謂一門父子兄弟三爲尚書者國朝未有也兄弟同時爲兩部司徒者國朝以來未有也父子繼爲冢宰者國朝以來未有也是三者皆焜耀隆顯世所稱卓絕希闊之事然鄙人之心則以爲此未足以言許

氏之盛蓋明公之德業功名已昭播於士林爲世
仰頌今者特荷上眷晉爲冢宰受命方始益懋厥
德將崇廣日躋施之無涯而傳之罔極宋之韓范
父子人物相業之盛非惟莫能專且將貶而見讓
焉夫由建國列署以來爲冢宰者亦多矣而德業
功名之有成後人所共知其人而不朽者不數人
焉三王姚馬及襄毅公其選也夫以不朽者之難
其人如此而明公父子遂處其二則其盛而可紀
豈與前所稱三者之事同日而論其卓越希闊哉

某外臣卑官也不足以談當世之務顧惟平日好
古尚友之志竊覩明公一姓之美私有所慕而觀
政刑曹曾備一日之屬附名年家又有百世之講
是以敢進其說以代賀問之誠伏惟鑒之

再上許冢宰

易乾之爻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比之卦曰不寧
方來後夫凶蓋大人之德物所利見故不寧者得
之爲安而後至之夫凶所不免者明公以德履位
誠所謂在田龍見之大人是以某忘其身賤跡踈

敢僭通名姓於左右亦誠懷利見之願而不肯自蹈後至之咎者也過辱明公垂頌省察手賜荅教韓退之稱與卑鄙庸腐相應荅如影響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未足以方明公之盛也不勝感仰善人志士摧挫擯斥數年于茲正脉義氣不絕僅如綫耳而明公居位未及旬日卽起廢搜遺用者十餘人士類色動增氣欣欣向榮不鼓而奮不賞而勸是知大君子之所作爲過人之遠而動物之速乃若此某雖不肖亦忘其遷竄之感而益思所以自厲矣惟願明公益篤純祐身安體和永爲士林倚賴不勝僭祝

上嚴介谿宗伯

某嘗私竊論以爲六官之職惟宗伯至爲難居蓋其所典者皆天地之所以經緯神人之所以分合教化之興而道術之美制作之懿而品章之詳咸是焉出非有貫天人之學而達乎性命之識者誠不足以居之此其所謂難者由虞廷周室以及我朝一也而在今之日又有難者矣當公之身又有

難者矣上焉者堯舜之聖也前此者夔益之盛也
夫主聖者則下難於事前盛者則後難爲繼事不
可幾及之聖而繼無以有加之盛非公之學之識
有以貫乎天人而通乎性命其何可以任之聞公
之命不勝欣喜而追念舊游益深思慕臨書不盡
所言時有未齊之人希惠德音以慰遐仰

再上嚴介谿

嘗觀宋朝嘉祐治平之間稱爲盛時謂諫官得職
而人主能受言也今讀當時諸人彈事奏狀類多

掇拾煩碎不關大體或抵撫大臣疑似之迹闇昧
之事流游之言訐而發之以爲無欺不避至有爲
誣與憤者而人主不爲別白惟務含容大臣固不
以煩言衰眷任諫官猶仍職守位不加斥罰而所
謂大臣者亦以體貌自崇不爲皦皦悻悻之節以
爭於上雖其政未合乎古而其氣象之廣大可謂
上下兩得大小各盡者矣此其所以爲盛與自嘉
靖六七年以來臺諫之臣徃徃以言獲罪故人亦
以言爲諱而士夫之心亦深以爲憂夫所謂言者

豈必其皆中而無可罪然使人以是爲諱則可憂
矣伏見一二年間言者稍稍得進以爲盛矣而乃
有致疾於公者得無有掇拾抵撫之爲耶是可駭
也然主上不以是疑公上大夫不以是議公公亦
不皦皦幸以爭於上獨厚自引抑求去以明言者
之無罪主上益信公之不嫌而重其任然則言者
固宜亦諒公之無猜而平其心矣所謂上下兩得
而大小俱盡者非今日與是以其不暇恨公之見
誣而方幸斯時之爲盛是公以一身受爲理之惡
而使天下之人曉然知主上有受言之美雖其不
中而不譴則其有益於時而光顯主上之德豈有
量耶伏願公益懋明德以諭於海內則主上之眷
宜有隆無替言者之曉曉安知不反而爲稱頌揄
揚之舉耶某辱知教有年僭謂關憂喜於明公是
以敢進其說惟我公必鑒而信之也

與夏桂洲

嘗讀虞典至於舜命九官之際仰見上古之隆德
咸稱位然又竊疑當時任九官者皆古所謂聖人

而禮樂工刑之事各有所長而不能兼通材藝智術之難全也如是周禮設官離而爲六官各治一先王豈不欲得一人能治六事者而任之顧夫才德長短多寡勢不得也然而守其一職不能治者亦多矣伏惟明公挺生一代獨佐聖主制禮作樂以彌成百年中興之運至於國有大政朝有大論亦莫不待公而後定所謂人才吏治之要財賦軍旅工役之務並舉而周知是其才術之富兼乎虞廷九官之所不能通而職業之盛盡乎周禮六卿

之所分而守者矣某待教之日淺而受知之迹最先情至而事不從似不免爲小人然私心以爲大賢之門宜有不口謝恩遇之士期於心許而力報以自効於古人之酬於知己者而力綿器小中遭禍變不遂本圖此懷之積至於宛結終不能默默而已故敢以其竄逐猥賤之名姓復通於左右不然則今之頌盛美何以自別於諛與僭者豈足幾幸見察於明公之萬一耶

再與夏桂洲

古之爲相者多矣顧其德雖積於先孚而功常待於後立是以其方用也或不免於羣情之疑而其旣用也必有當身之憂於是業垂就而終棄志方展而中違今公之入相其咸有之德固已契於上心交孚若一而其輔理成化之績制禮作樂之文經國安民之務自爲列卿時已巍巍赫赫兼舉而獨隆蓋所謂相業之難者莫不出於公之一身及乎秉鈞當國乃治化熙洽制作具備之時天子方恭已以撫盛四方之人亦皆靡然向風樂見德

化之成人見其見用也信其居之不浮而恨其得之已晚曉然而無所疑然則公由今以後皆後樂之日而所以先天下之憂者已畢效於未相之前矣此誠古人之所未有而公之所獨擅者也伏願益篤純祐弼成明主共享盈美以幸天下無任遐祝

三與夏桂洲

古所謂相天下者之盛德大業其效何如哉賢不肖各當其位材否各守其職意諭色受而人莫不

自得而其精神之所鼓動聲氣之所嗑號疊疊然不敢有怠玩放縱之心常若有人臨督而程勸之於其間而莫知其所由此雖唐虞之治亦不過此故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又曰率作興事此其爲德顧不盛爲業顧不大哉今之在位者莫不曉然自知其才分之足以得之賢者固無不庸不肖者亦無所棄而賢不肖者莫不勉於在位思以自効而見於時以求用於上於是天下之事功興起震發無有不疑之績雖以某之不肖亦尚得以獨存於時忘其才之不足以奮而日鯁鯁焉明公坐於廟廊垂紳振笏雍容密勿而其鼓舞變化至於如此之廣古之德業何以加此

上唐漁石尚書

某少不知學徒有狂簡之志徑行冥趨觸株抵堦失道知返又不得聞大人君子之論指其嚮往猶偃偃乎其莫之雖能追悼旣往之愆而卒未有以迓方來之美甚用慚痛悲終棄於當世之大人君子以辜此生今舉朝野之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

傳頌瞻仰曰當世大人君子惟婺州唐漁石公一人而已竊不量其不肖思欲一出門下以畢愚志分卑輩後莫由自致蓋常歎而自悲以爲既知其人又及其時而卒不能致此志則是終見棄於大人君子而已不謂明公兼聽廣覽之下不遺猥鄙破流俗之謗議而察之毀言薰耳而不信誣詞盈牘而不眩遠地傳聞腐心刻骨繼之以涕不自知何所得此於門下也人莫親於母子而聽尚惑於三至之言况乎疎賤之身未嘗奉一日掬灌加笾

之役於門下而曠然察之若此骨肉之恩等之爲薄也情至而事不從恐不免於小人之歸且因謬自喜以爲自此或可望收於大人君子終其嘉惠指迷途而就大道謝昔者之悲以竟致其志則爲幸孰大焉是以冒昧自通統辱裁察而進之伏俟下風

上王浚川尚書

某顛蒙孤陋百無所能顧獨有志於學然以其顛蒙孤陋也力不足以向往而耳目無所開啓十年

於茲因故守舊無所加於少之錙銖不揣私心常願得事當世之大人君子一出其門承几席之末論以發蒙廣陋庶畢此志是以引領跂足欲自通於明公之門下者蓋蓄積于中久矣反顧其顛蒙孤陋也宜無所受教於門下之餘席愧而不敢進中之所蓄積者蘊而爲憂悲往者得罪去國知必長棄永擯無復登朝之期於時而不冒昧一見焉是終不得見矣蘊而爲憂悲者又當成痲疾至於一旦填溝壑抱無窮之恨也故敢冒昧通謁門下反辱明公賜之坐而語之諄諄不以大官卑小吏不以前輩怠後生其所以慰籍而誨諭之者多聖賢之微言公之所獨得而某之所不能與者奉而辭去忘其謫竄之窮而慨然以得聞大人君子之論以淑此身而畢往志爲莫大之遇當其慨然之時蓋謂繼是日有所得焉將忘其貴賤之跡長少之分而以聞於門下以求正也不揆其顛蒙孤陋也視昔無損復自愧其惰弱之甚絕不自通於蓄積之心視昔不懈而加耿耿尚有冀於後也日者

受事東土則明公之流風遺教徃徃而存尋正學而追宗慕令修以勇紹復有昔日慨然之懷矣向者章丘杜生來致公所貽手教大集長跪拜貺展而讀之若侍几席之側以試事之不遑未能裁候茲乃稍休用敢齋心肅慮述其疎遠之狀愧仰之誠以幾幸門下之察而望終惠之

上林小泉司空

功成身退完節全名如公可謂海內第一人矣豈曰吾閩之光重而已哉逍遙里第髮白顏丹腰圍

白玉之帶童兒走卒加額而望曰故文安尚書之子今又爲尚書而繫玉帶也口傳耳語以爲勝事而士之賢者又能論世尚賢宗文雅之風流仰行業之蘊藉其所稱述誇美烏謂父子爲尚書之云乎某辱在賢弟令子之游仕不達志行將棄此而去矣尚能從公綠野之園陪子姓之末席把酒賦詩以爲公壽豈不樂哉遙念主客君日侍杖屨爲懽朝夕其美無度用與不用何足言哉因送公之歸復有致意云爾伏紙景企不宣

上趙司寇清溪

古人言得名位祿壽者必歸之大德蓋天之所與
與人之所助皆非可以偶得而倖致者仰惟明公
平生出入敷歷進退終始所謂名位與祿無一不
得而平格天祐葆精育神殆將後天地而週三光
尤爲世之所難夫四者各得其一二已爲天與人
助之美不可多見於世而明公乃合四者而兼有
之而各極其盛所謂有德而致之者豈偶然哉小
子昔日發跡之始曾獲從事於明公之下吏亦足

以慶此生之遭屬行部青州禮當展謁門牆而賤
事敦迫弗遂下懷殊不自安敬此裁候起居伏惟
明公鑒而原之幸甚幸甚

與王順渠祭酒

僕獲聞於君子長者之言心所願見者當世有四
先生也河內何栢齋關中呂涇野吳下魏莊渠齊
東則先生也徃歲謫官毘陵稍遷留都故得謁涇
野於官邸從莊渠於里居二先生不見鄙以不可
有言垂賜誨諭至於惓惓中心竊幸因用自奮惟

先生與栢齋公未償所願日者承之東臬誠欲修
敬求通庶幾君子一言之教而職事敦迫未展此
懷欲拜書門下念惟身之未能先空言恐不足以
干聽察而幾垂教因循至今莫由自達又念守官
有次既未得旦夕就見門下而日月其除歲將改
矣不任其景企之心遂忘簡率遽以書先伏惟先
生鑒其心之誠而略其跡之慢而有以教之尚圖
奉見之日更質所聞以悉此心不宣

上穆玄菴太常

先生當世之名儒也經淫傳癖周情孔思繭絲牛
毛之功未知虛齋先生視先生何如也僕晚進末
學未能窺先生之蘊然一日從事於章句文義之
間不知揣量願見門下而請益者其心未嘗自廢
也日者承乏東臬思欲一見君子以遂本心而屬
職事敦迫之際弗克如願欲拜書門下念身之未
能先空言恐不足以干聽察而幾垂教因循至今
莫由自達又念守官有次既未得旦夕就見門下
而日月其除歲將改也且辱長者之見先敢忘簡

略僭以書聞伏惟先生鑒其心之誠而宥其跡之
慢幸甚幸甚

賀蔡半洲

側聞榮拜二鄉作鎮南服天子之所簡用朝士之
所推與豈不盛哉行見嶺海之外輯寧肅清於經
略拊循之下而累世不庭之夷裔亦當稽首請命
回面內向臣妾天朝以彰明公之所致而答天子
赫然之懷矣甚幸甚幸甚惟樓船南下山箐日綏
治之疆吏士人民莫不攀迎鼓舞以爲至榮而某
獨羈繫官次無由參侍殊用瞻切謹馳書奉候稍
見下私伏惟鑒之不宣

送蔡半洲

欣聞旌節過齊無任願見之私而職事羈留往從
不得意如之何方今閩中仕運寂寥朝寡倚賴之
老惟公盛德重望足爲縉紳之庇而又暫勞南行
遙想京國之客亦宜如失依歸况於某遷逐踈危
之人其爲情又何如耶二廣游宦吾閩獨多皆得
受教命於明公開府之下而某獨寡薄無得侍大

賢之分東齊瞻數僅數日耳甚恨甚恨耿耿之懷不能自己謹賦小詩一章僭上尊覽非以詞之爲工亦足以少寓馳嚮云爾幸教之不宣

與葉洞菴給事

往時同仕于朝雖不及接一日之懽然常於表著之位望見戚儀私心起敬以爲是足以當天子之嚴臣而先生竟以直道見斥而且廢縉紳之士所共嗟憤不俟僕此時瀆言之也樂道忘勢足已而無待於外則世之嗟憤者雖於情爲正於事爲吾子之去秀水而入民部也則亦離委巷而之四達之衢之時也何患不售哉惟吾子益重其實爲天下寶之同志之願也不肖平日交游漸就衰薄惟吾子不渝而益篤佩之不能去心顧蹤跡之難并徒惘然於臨楮之際而已

與唐有懷戶部

側聞榮拜南曹私心甚喜以執事之平生兼以資奉之義一南曹郎之拜已爲屈矣又何喜焉但執事恬然於世俗之中不欲與躁人競進則南郡之

通鑑文獻卷之三十一
居乃其心之所樂而令子荆川君得以時赴官邸
侍膝下之懽修身而養志此可以爲可喜也旌節
過齊疆遠不及知不能遣人候之境上罪愧罪愧
茲因同僚之官之便敬此申賀且問起居

與陸方伯

側聞下邦薇省暨借台望甚幸甚喜而道路未由
致一言之訊於下吏伏增注仰恭惟明公德業聞
望著在縉紳出則爲牧入則爲卿只在忽倏之間
閩中固非公久處之地也然尊公向以使節兩臨
時賜開益幸甚幸甚

與謝與槐提學御史

執事一時偉人也文學政事節行智識今之成名
者或得其一而猶未至而執事皆優優乎兼之夫
以執事之美之富如此宜乎雄視遠覽雖豪俊特
拔之士尚未足以承交於下風况孤陋淺薄如不
肖者豈宜拔望聲光然執事忘其身之富不察僕
之爲不肖而辱與之爲友使僕亦自忘其身之孤
陋而僭託於高明騷人稱樂莫樂兮新相知其謂

是矣日者赴臬齊東始知執事督視離政行部至齊而僕以淹跡故園無由侍往日之歡不勝追恨然執事之齒及不肖姓名者逢人輒致其情是執事未嘗一時而見忘也今之衰也乃有交道如執事而僕實當之豈敢但誦以爲私德而不勉焉以相副哉山東聖賢之邦也其餘教遺風斬然不復可見甚可悼也不揣不肖思以變易其舊習興起其新志誠不量其力之所不及顧以爲此心此理不殊古今則此學之明晦絕續其責固在吾人而非俗之不可變也側聞執事新受命於朝視京圻之學政不勝吾黨之幸古人稱建首善自京師始得執事爲師鼓動變化其興也勃然僕之不肖亦將觀首善之風以自勉而布之齊魯之士也旣辱相知又守職偶同有可督教時賜惠音此僕之大願也此僕之大幸也臨書嚮往

與藍北泉御史

先生天下之士也某自結髮入朝則知先生之名而願見焉以年之相後地之相去無由也日者叨

命大邦行部東土正圖遵琅琊由莒卽墨之郊以
至海上求見先生而訪所謂牢山者竟爲向導者
所誤問途不審乖此本心不勝悵快夫不肖雖未
由躬謁先生然願見之誠固已積之數年而始僭
通於一旦也先生亦宜鑒余之誠而有以教之毋
以其愚而不足與有言也不肖雖愚然所竊者大
邦風教之責也先生毋亦爲邦之士憂乎如此則
先生當必有以慰余之所望者矣伏楮無任瞻切

與蘇海豐御史

使還裁謝極爲粗簡是後行部列郡身無定居莫
由致問起居曾於郵筒中達一啓于陳西谷鄉先
生托爲道意於左右而西谷已得代北上此意亦
不能達矣日者考校至萊郡後進之士頗爲奮拔
而應節二生裒然爲靈山之冠此二子皆君家千
里之駒不患不成但今正宜親師取友以廣其聰
明養其志識則他日可望大就耳古人稱內有賢
父兄乃子弟之樂二子以海豐爲之父予又何慮
焉及瓜之期想已不遠倘憲節過里得一瞻侍教

言是所願也

與姜艾峯御史

往歲聚首京師過辱厚誼雅愛佩服難諭執事按節西行猶得時聞音徽兼承居起及不肖竄身南土跼伏冗宦不敢僭通名姓於交游是以無由繼其惓惓之私每引領北嚮未嘗不慨然興懷於昔游也遠地閑僻無所聞知然執事之宦業光赫聲望崇隆著於臺端逮及下土雖以不肖之陋亦得聞而知之以慰其私甚幸甚幸日者受事東土猥蒙貶損淺教重以腆幣拜賜感誦知盛德之不忘於往日也祇謂東行有期得以攀望門闌一盡平生是以不欲以空牘先之不揆賤事鞅掌由西徂東淹越旬朔至萊之日而執事已趨朝矣不勝歉恨茲以試事既畢乃敢齋心肅慮修誠門下伏惟鑒而原之不宜

上魏莊渠公

自得見君子以來廓若發矇始知正學之有所在而此生之幾於虛過奉以周旋時有警省不敢喪

已於流俗之中溺志於技藝之末惟以聖賢之言
維持此心雖自知茫無所得然循是不舍或猶有
可就正於異時再見之日也思復德言想像道範
下懷戀切朝夕靡怠悅而不繹知愧門下某死罪
死罪

與涂侍御

某生也既遠於前修之接而固陋之質又不宜僭
附於名流之交惟是耳目不至墮塞心志不至昏
惑於當世賢哲亦時時得聞其名姓訪其行事而

存之于中曰無亦有斯人也如公者亦僕之所嘗
訪而聞而中之所存者也某生晚質陋不敢輒通
於長者中之所存者無由自諭於左右辱長者之
先詞旨冲下過爲推與公於已無所枉於人無所
求而施於不肖者如此雖僕之愚亦能仰窺其不
謬也是乃古者未相見而相知之道而令子見臨
茲有昔之丈人見子於栖栖問津之人之微意僕
又何以辱之哉惟有藏之于中而信其向之所存
耳傾注之久而仰荅之慎宜其積慮齋心以拜名

遵巖文集 卷之五
姓復在職事逼側之頃造次修牘又足媿也惟長者鑒之

上徐養齋公

屢於邸報中見論薦者之多皆借重我公之名甚幸甚慰公之篤學不倦養德林泉將底大成固不以世之高官大爵隆名美譽入於心然而縉紳士夫願得大人君子之在位而見夫聖賢之學之施於用則天下之公言也寬閑之野心平氣和道體當益清吉履霜冰至純陰剥陽諒惟哲人所居明神茂相下情不任瞻慰

與郭淺齋

以僕輩仰感之私則願得長者借憲節於無窮然以天下之公論則中臺總憲列省貳卿久矣宜公之居也不謂忽忽及今猶未有所聞焉何銓部諸君子之待當世大賢如此其悠悠也然公德業地望愈積愈崇士夫之所以注仰而爲之不能平者益衆則他日所以秉鈞當軸而處天下之事益有以宜於民人而無不滿之願也不肖視事以來忽

及半歲試事敦迫廢時日於道路之間做精神於
篇簡之上殊爲可惜而學業久妨舊殖盡落矣如
之何如之何向陳道長去便草草裁候至今闕然
然嚮慕之私則無日而怠也賤內東來統蒙遣一
价之使護之出關則其施於不肖者厚且大矣伏
紙增戀不悉所陳

與陳芹山

久懷奉候不逢便者甚用闕然蘇學論來始得備
聞執事居起又知身教之所型範淵學之所漸涵

人情大服士習向美足以知大賢之所作爲非淺
陋無得者所敢望僕聞之益知自愧亦因以黽勉
承風將竊附於同志之末不揆甚矣蘇君之來出
僕望外而入省之日以及卒事之後臺察藩臬諸
公終始推其賢譽之不置僕深用自喜爲平生同
游之光且無謬舉以欺執事之咎甚幸甚幸執事
教學並茂資地已崇固不得久爲兩浙之宗統未
卽入登臺寺暫借東土一日使僕得奉教周旋則
平生傾仰之願足矣蘇君行迫屬當擾擾之際臨

楮不備

與張南墅

日於樂東庄處聞執事旋節故園急欲致候居起而未有其便方懷惓惓而尊教先及無任浣慰僕受事大邦忽及一年矣苟且鹵莽於校量文藝之間曠越日月其於學校之政教化之實茫茫乎未之能舉也猶諉云日力有所未及然自揆其綿薄之所得雖有餘力而亦莫之能舉也甚愧甚懼執事辱在交游之中謬爲見察者其可無所開導敦戒之而弟以部內使者之禮泛然待僕耶甚望甚望趨朝之節何日西逮尚圖披晤以盡耿耿使路阻修越江涉湖載離寒暑想惟吉人所履明神茂相下情幸甚

與張東州

執事當世之偉人也鷹揚詞苑雄視高舉足使羣羽畢伏衆喙咸戢然則今之蜚聲著藻斐然成名者尚不可以當執事之一顧而謏陋瑣蔑如僕乃辱見取焉何也讀行部見懷之詩推與過當良非

所任不知其惡豈非情蔽於所愛耶大冊見貽瓊
瑰滿握瑩目怡神塵煩頓濯照乘之珠連城之璧
烏足以言寶哉而默無一言可以附李報礫投愧
如之何從劉函山處誦彭彭者車之篇不謂古風
既絕而頓續書中復記存賤子豈惟詞足以接古
人之聲而交亦足以亢古人之誼何其盛也臨楮
瞻切不盡

與林戶部世觀

側聞榮拜南曹私心不滿以爲方今士流文學

行矣兄者獨不得居侍從列要近而置之冗曹閒
地取繼而思之其冗也乃所以益閑其力而後安
之也其閒也乃所以益充其量而後庸之也而區
區以一時一職不滿於心予其爲妄與淺乎哉金
陵江左之最美者也余居之不能期年而去鍾山
淮水徃徃在於夢寐也况得如兄者一同游於其
間其樂何如顧今已矣臨楮輒復興懷便中一以
所樂告我幸甚幸甚

與林希載戶部

側聞榮拜民曹私心殊不能平以爲方今士流文學操行如吾少峯者不能以一二數乃不得居侍從列要近而獨置之於此耶又念吾子精敏好學之志累於簿牒程課之間不得以專其力而一其思慮則欲一日脫去縣邑之繁冗宜無所計臺瑣省署之間也萬金之璧置之下邑之市委巷之肆顧者旣少售之亦難移而之通都上國四達之衢四方之名商大賈聚而求寶於是則是璧也雖欲自爲歛藏不沽知寶者固將不愛重價而購之矣義然亦豈爲盡得先生之心哉天之生材實難其生之固必有以用之而棄材不用以逆天意則吾君相之責當必有以順天之意而慰人之望先生亦安能終焉宴息於洞菴之中也哉敬爲世道望之爰懷裁候因循至今心往跡疎伏在鑿原

與周石崖給事

古所謂一言而合傾蓋而若故者蓋有之矣然彼乃兩賢而並美其修爲同有所趨而造詣各有所至故精神已爲孳先而志氣足爲感主是以心論

於立談之間而交定於傾蓋之頃若執事之賢誠所謂趨得其途而至有其地者矣士之足以合於志而納交者良亦難矣某之不肖茫然無所適道立身未有置足之域其不見棄斥於門下幸矣而又何取焉豈非所謂大賢無所不容而君子成人之美者與是所以益明執事之高耳不肖雖愚其敢不遵途而行勉黽以求至乎哉如此則庶乎可以謬托於門下之交而執事之所以不察而辱取之者其亦有在於是乎孤陋之衷極願終始嘉惠

閩地遺聲餘風至今披拂人士而石谿君亦以校文持臬再臨閩地今又得公坐鎮方岳敷德宣化父子兄弟之盛當世所僅見而閩人何幸得逢其盛此誠足賀也近於鄰境獲接石谿君教翰殊慰舊游而不肖所處乃少石先生舊地考其遺教幸得奉以周旋而永思賢哲儀範莫覩觸物卽事皆足以動思人之悲又不勝其感也賤子視事以來奄及半年校閱迫感凡百惚忽未有可以聞於大人長者之前因遣人携家特致裁候之敬不宣

與吳用宣少叅

某初自束髮入朝百無所知幸得與君同曹而官因謬從游辱君不以其童子之何知棄遺之且倦倦垂教焉今雖不能有知蒙然如往日亦竊有一二之知則皆君之所教也安敢忘恨睽違之久無能質君以其所知而求進其所不知也每一念此慨然興懷聞君拜官湖省與柘山君同地而宦兩君之交豈非神之聽之使其終和且平哉余獨塊然守此無與爲似何異幽谷之鳥嚶嚶其鳴乎在天之友而莫得其聲之應也詩不云乎寧適不來微我有咎然則余之與君其跡之弗得合者固阻於勢之適然而區區之心君其勿之有咎焉可矣臨楮瞻切實勞我心別冊錄詩乃在留都所作身病志衰仕非其好故見之於聲者不可勉強君試觀之而知其無復騷人豪士之致矣時有便者不惜見報爲幸

與謝提學

不肖苟畢東土試事方其視事之時猶能自強不

見困病妄喜以爲猶足以驗精力之未耗也日者
火證大作頭暈耳鳴心忡忡然而不能定常若有
物乃知昔者之勞久伏而盡發於是矣山東六郡
耳已爲困如此况如執事所督畿輔八郡之廣人
士之衆視事又在不肖之後談笑而畢不煩餘力
而畢事之後竊聞怡然休泰神力俱完足以見人
之材量長短優劣相去遠矣如不肖之不敢望執
事而去之遠固亦多端何止於此而已然於此亦
足以觀矣本圖此月中稍稍整理規條與諸生共
學而爲病所困未能也如何如何向見運司中呈
至公移知執事謬以志事見辱夫雍里之博雅好
學執事託重焉是也如不肖者舊學旣踈而謫宦
以來益就荒落何足辱也屢見劉君問之云尚未
就草統草脫之日執事裁斷潤色成編不肖僭引
數言以發明執事之意附姓名而行於世則不敢
辭且亦不虛執事之辱也若夫志之始終則固自
知不足以與於斯文不敢妄承也相望伊邇思念
寔勞所得時惠教一二不勝大願

復宗兵備龍門

向顯人裁候門下極爲草鄙不敬反辱賜書荅教
拳懷之誼藹然可仰泉翁易測日在留都亦得受
而卒業矣大抵宗祖程朱二氏之學而叅酌用之
固宜其說之明而理之正也觀者但知多遵用程
學而不同於本義然不知實從彼源流而稍派別
耳然則以爲背於朱學者不察者也僕苟且畢茲
試事百凡踈略過失傳布必聞於君子之耳幸有
以開示而教之尤爲高雅之誼也

與唐荆川

側見尊公拜南曹郎之報甚喜使吾子隱不違親
養不廢學非子之素志也夫而今乃遂也恨予不
得在金陵而拘繫於此也令弟計已成婚田園饋
粥之事亦不復以累子之力子其樂哉不審比來
尊體病否何如何如子之寡欲省事以義理養心
而病不愈者未之有也古稱戰勝者肥子已無用
戰矣又何所得癯哉余居此碌碌殊愧吾子在菴
君去諒能爲一談之由今追昨其過惡之多不勝

其可漸赧而悼恨今惟當常存此心益加警察使後之追今其可漸赧悼恨者漸加少庶久之不已少而漸少猶萬一可不至於爲小人而已夫以余之誦習章句忽聞諸君之論其於聖賢之學亦能謬言其梗槩而竊知一二然自彙括其行則未免於小人豈非其言爲空言而知乃臆知也然則由是以知大學之所謂致知者信在內而不在外係於性而不係於物而龍谿君之言爲益可信矣余力本弱資本下而子徃徃謬以爲可進是非好而不知其惡毋亦誘而根之也乎益友離居弱力下盾愈無所誘進而奮發吾子山中所得宜一一見示無爲獨善在菴君誠良友去此大可悵恨占筆信率不盡此心

與王方南郡伯

違離台光奄忽踰歲而感念德誼依依如昨向者伏公之靈道路無恐以至歷下踐任之後遂及改歲凡百未暇修舉而賓興期近輒復行部而出矣始出之時大患薄力病質不足以堪此勞瘁或增

他疾今考閱之事已十畢八九幸而不害殊用自喜恭惟政善民安心用以和身其逢吉遙審尊候萬福爲慰秋仲當涖事棘闈冬初又宜以入覲行頗有不遑之勤然畏此簡書諸侯所以朝於天子而述職者也惟下土之民爲缺望耳聞通衢新亭竟成三鳳之名公之所以敬禮二子而施及不肖之身者真不可堪然僕向者之言亦自可采何終不見聽也前所樹立不足以當公之所表章後所勉策未必有以副公之所期待甚用愧懼然而深頌厚德勤之心中則所以自勉者自是益不敢不力矣使僕將不自力以負公猶有道卿之賢也小价南歸專爲迎致室人東來未能辭絕此路聊復爾一介行李或有所資於輿馬之費伏藉指揮皇恐皇恐臨書嚮往別狀更祈留神省察不宣

與張少越推官

向讀執事之文思見其人如隔世然卒獲覲止之願幸何如也向所以思見而不可得者固非特以其文由文以僭窺所蘊謂其蓄積充養宜必有大

過人者及乎既見也果慰其心之所思所謂蓄積之深而充養之粹卓乎有道君子也今人多以因文觀人爲空言豈知言者哉且辱又臨下邦其蓄積之所發充養之所施將得以與被其澤而竊聞其風又大幸也向過東郡屬賤事方棘不得展此見賢之本心想亦鑒在高明也价還特此申問居起不宣

與胡節推

側聞榮拜比部固喜大賢之登朝而私恨下邦之失恃也古稱刑者民之司命執事旣以公平之心明察之智司泉人之命而人人得其所以生則其爲比部也固不習而已能且可以益大其施非上昔日之局於一郡而已也甚幸甚幸不肖受事東土以來幾及一歲碌碌無補於教化不足爲執事言之也餘暑謝去輕寒來歸想惟吉人所居明神茂相惟願益加願護以副下情

與陳棟塘

夏間遣人至泉迎致室人東來曾附啓候門下不

知公之以覲賀行也想不得於記室矣日者於郵筒中傳至公所貽翰教忽若從天而至長跪展緘讀之再四公之惓惓於不肖欲有其成而憂其不至誠所謂道誼之愛也自聞教以來益用講求體察於此心頗有獨覺其進者未有敢妄以語人又未得一見門下質其可否固當俟他日也使節往來於齊之疆而僕皆不能遣一介之役候於境上罪也何言然公之待僕固不以此區區者爲也臨楮瞻切不勝耿耿

與袁永之

往從屠文升處得見君所爲十懷四悼詩足稱作者矣今之爲詩者何止千百人且各以自矜然實不得謂之作所謂作者蓋出於我而無所緣於人者也故予謂君之十四首者當之矣黃德兆處寄至連珠一冊受而讀之誠不讓於古人豈君之自譽哉夢游岱宗歌亦從可泉公處取觀之此等題目予固謂必待君之大手筆然竊妄議此歌猶似爲題目所伏矣以此見太山詩之難賦而余之瑣

箋其敢復有意於此題耶太山尚未之登卽登亦
不能有言也聞令子已青青者矜游於庠序亦足
喜也君之內政曾有主之者否此乃義之所宜急
圖旣除服矣而弗議此則非予之所能知也聞泉
公曾再遣人至吳否然余皆不及知故久未得候
問足下非爲簡也衡山先生王祿之君均乞爲致
意橫塘新居所作必富盡錄以惠我并懷悼十四
首俱欲得之千萬勿惜紙墨向在留都會以絹託
壽承轉請衡山公寫南江圖幸爲我一促成見寄

莫大之惠也病體不佳宦况不足穢聞耳也不具

與許龍石

先生問學行誼爲一時儒宗末學未能遽窺惟是
緒餘之發爲詞翰者長篇短章巨軸小冊所謂鏘
金石而諧韶鑿騫鸞鳳而攫龍蛇者足以驚動遠
邇垂示今後僕亦時時得從士夫之遊竊見一二
焉以願見之切固欲無介紹而求通不揆見接與
否而冒昧以進也况於長者盛德不遺晚陋辱以
書先有階可達乎事之不聞而身之多病因循不

早其跡甚慢惟先生鑒其心而於跡略焉則此尚
敢有請也臨書向往不任區區

與陳約之

得讀湖廣錄其二十篇之中詞致懷奇文采偉麗
者數篇蓋超然而不同雖微吾子曉諭之子固亦
能識其爲名筆也是使秦漢之士復生授之以簡
使爲之亦若此而已而余私心所不是於子者惟
第二問策指斥宋儒殊失其真且誣其書以爲讀
之今人眩瞶而不可信是子於此數子之書未嘗

潛心以讀之也夫學未到彼則於其言宜未能知
既未之知則其不信也亦宜但不宜以已之不信
而遂斥立言者之非耳吾子材高意廣卓越時流
願稍自挹損盡心於宋人之學則其所就又當如
何如予之不敏固知無所動於吾子之聽而抑其
高志惟反求自得之日則其趣識自當不同耳便
中幸有以教我

再與陳約之

側聞奉使欣慰無量夫建業巨麗崇山之所迴映

長江之所浸薄固古稱佳地名都也高帝開基定
鼎鍾山孝陵寔子孫帝王萬世所嗣奉也至乃銜
玉綸扶寶祝登靈園致禋祠將以展明馨使宣鬯
奉神靈俾欣喜茲固祠官之顯昇而王臣之極瞻
也豈直誇奇窮麗探異跡騁華摛希遊覽之餘休
而已哉自別之後夙夜增思周詩酌壘之感風人
采葛之詠揆之於今作者為不虛矣若乃駕鷁槩
曳鷺輿指五嶺以遙迅三山宛其相待犯危蹈險
捐孥昔鄉猶不足以軫衷而結慮也僕自惟若此

者非敢貪其寵之緒休冀時俗之希豔將以究東
南之美暢奇雋之觀固吾所素志也畢命以還耳
目就俗羸病交侵檢方服食委餌崇山餽飲流潦
令常飡積減當膳僅可進一盂耳時有所營輒終
日不食亦不思飯夜坐視前頓別或中宵不眠卽
鎮日之內日無精光似醉人耳氣短力弱欲要收
精吐納靜坐還形性復多語不能久默又好朗誦
聲拙不善謳而好高吟大叫此皆積損就衰之效
也嬾媪不受羈束俗聲聒聒便內熱意瞋舟楫邪

許欵乃之音觸聲起急文史居前詞賦置後姬宓
揖讓於羹牆莊屈俛仰於座右旅泊淒涼此為可
慰耳輔仁以友觀善謂摩平生知己惟有數子自
吾違省署可十餘月也舊者之游分析將半選之
奉臬閩土克新持憲東齊夫二子之遠去能不為
之興哀哉叔禾鵠翥於儀曹文升鳳視於祠署良
友得路容臺之彥斯為長望矣行與二子相見也
時惟足下輒復參商曉次雲陽不見君子見此逗
舟惘然思越猶希截梁江水假翼天衢而杳漠無

經爾北濟此所以悵悵臨河欲捐楚臣之珮而
不可得也古人稱有三立死以不朽令吾年二十
四矣去壯期直如奔電流駒耳尚碌碌如此方將
抑情魏闕束體軒冕榮華戰其中徽纒嬰其外恐
卒溘與草木共澌無復有所立也如何如何時運
徂遷曜靈冉冉興言及此達旦難瞑時惟足下與
吾同懷故略述其梗槩如此行矣早旋毋亦為吾
子望也夫四月十日次潤州某白

與丘集齋

病中得讀手教豁然開浣不覺疴之去於體也僕所與君書本出倉卒口占全無倫次且多直致之情豈可令他人見之以重余之不德也承教諄諄大意皆勉僕以聖賢之學欲其和以接物謙以持身朋友之誼無以加矣然僕竊窺尊意猶似未察愚心之所處而循今時之流議也教情垂戾皆凶德也僕雖不肖然自稍知為學教年於此矣豈其謬迷已甚必欲蹈小人之凶德耶蓋孔子言和而不同易以謙為德之柄然則謙豈足恭苟悅之

而和乃合污同流之行耶夫和有所不同而謙必可以自持若必欲徇今人之耳目諧世俗之口而以為謙與和吾恐其得罪於聖賢也且僕日夜自檢括其身徃徃徇人以非禮之恭而回心以從衆之所行而不敢矯之者不勝其多也中懷恐懼正患君子者責其不能秉禮由義不謂尚以不恭不和煩君之教詔也父之君當自知僕誠不敢為過甚之行也惟是學術踈淺工夫鹵莽志不足以起信而迹易至於招尤此則僕之所當益加體察修

身以俟他日萬一之成而副吾兄惓惓盡規之誼者也近見管給諫奪之旨料兄亦在其中薄祿見削知無以堪然猶無他譴是倚上藝也感慰感慰僕邇逼疾患尚未能出凡坐一室與圖書相對雖節序更新塊然無徵會宴飲之娛亦自有一段趣味也臨楮嚮往良不可任

與蔡道卿

宛京相索每動江東之思方與諸君羨二妙之諧樂也惡聲忽至計我宅之初然聞之五內俱摧繼

以駭詫屏不肯信終加詢覈乃益辛楚是日卽與家叔相對歔歔不覺涕之橫集也反告室人愁面相顧慘戚無歡嗟乎豈謂吾與宅之常山野寺把酒之夕竟爲永訣之期也耶同志弟兄回首幾人而生無促膝之歡死無執手之別喟念友誼軫衷若隕其爲哀痛胡可云已自余至燕見宅之與諸同志簡托益不敢量其進然所論說間於余心未安方將吐露愚悃不遠千里相正何圖書未就而計已報懷未及盡而哀遂無窮耶余問顧司徒新

山公云宅之未卒前十日道卿至生死終始子於宅之可為無負矣予今雖欲出意見披胸臆致平生於宅之宅之又烏能聞之耶使予不早繫官猶與宅之有數年之聚如吾道卿也如今已矣此志長齋竟為薄祿睽予良友新悲轉切前悔愈增予今雖與諸子憤命怨天叫鬼神而籲挽又何益於宅之宅之又烏能知之耶嗟嗟道卿昔賢酬劔於心許宣父任殯於無歸吾輩今日所以致情於幽冥者烏但以流淚為深痛長嘆為不忘哉托妻寄

子往人所幾宅之冥冥未能無望予二三子也宅之有弟與予弟並肄於文詞有同方之愛予不敢異視宅之弟也已與君采訂盟明季乞告還山共圖修益且終宅之之襄事已具家書君想得命即可舉耳宅之平生所有著作俱在南都吾子不可不以為意吾輩未即死安可使宅之一卒遂泯泯無聞於後也宅之易簣有道卿啓手足而歿又為之主其喪旅襯南歸復有陳常山護其老險此未足為宅之悲少妻在室大母垂白姑婦相盼三寡

嬛嬛此可大以爲痛耳吾二三子不負當使宅之
慰於泉下勉之而已獨憫吾子離索建康出入無
似延津之分長違山陽之哀易起子之况抱吾可
遙諭異域相望悼徃懷別頗無意於軒冕之榮矣
何日相見罄余區區臨楮哽塞不知所云

與鄭海亭

吾子所與于蕙川人書因後書見示始徃取而得
之向遣人候于時未見此書故不及唁喪子之歲
也人生遭此直是東門吳乃能不悲吾輩自有性

情焉有頑然不痛者耶要當以理命自勝勿爲所
累乃不失正此際最是工夫勿云常情細事也向
聞應常州已考績入都曾因朝覲人便寓書問之
如子所示則書莫由致矣有歐巡撫便新識應常
州士之相得固非苟然取人與取於人皆必有道
今人但言受知於人者之難而不知知人者之尤
爲不易且如吾子爲政受毀固多然使彼毀者數
輩盡變而譽子亦不足爲子重吾輩須認得此意
端的始能不奪所守而淫於俗喜怒哀樂中節爲

達道而又有聞譽不喜聞毀不懼之說無乃近於
木石其心而非情耶彼以為其毀我者固不足懼
而譽我者固不足喜如使賢者譽之毀之亦豈有
不喜不懼者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非但觀人
君子自考良亦若此吾子以為何如予近來讀易
補見聖人之用追念昔者所處所履何以免於災
戾大抵乾震之卦必多危辭雖乾六爻亦不言吉
至於用九言其所以用剛之法然後稱吉德已龍
矣亢則有悔乾健知險坤順知阻此何等作用而

其歸只在吉人躁人之詞多寡此為老子知雄守
雌大辨若訥之旨何異但聖人無私心而老氏一
意自私其身所以為不同耳易之告人未有不正
而得吉亨者而亦多貞凶貞厲之詞是凶厲亦正
之所不免也夫過剛則不吉多言不免於險阻而
守正亦有凶且厲之時此所以為易之道一也吾
輩處世固不宜必有亨且吉之心而亦自有免於
凶厲之道每每以此意自檢括頗能不以世故累
心但恐信道不篤舊習未除終不免於補耳子去

無錫想亦不久時過必行亦易之道也李生黼者
僕未詳其行然能潛心講究有稽古之長與虛誕
浮薄之士作字寫畫者大不同也今之所謂富貴
賤者何必其人之材德足以當之直有幸不幸豈
爲士夫者皆足以致富貴而此生獨以不肖宜貧
賤哉不必深議之也應常州爲此生刻二禮集解
向曾許以作序未就也應君見寄一部已爲人取
去子到毘陵能爲予寄一二部來尤望僕病尚纏
綿不能脫然去體第爲薄祿羈此不貲之軀豈有
行志及物之効哉子居彼中頗與人接宜詳得僕
過失以相告曉而第以二三好言見慰何也子以
爲此便足以塞朋游之責乎非予之所望於子也
相見未審何時臨書耿耿

與王肅齋

當世豪偉絕特之士如公者豈惟北方學者莫先
雖海內亦鮮有儔伍宜其雄視遠覽非豪偉絕特
者不足以當公之意而納交也以某之猥踈無取
而公辱不棄之向者獲見顏色於吳下公之所以

倦倦下接者誠有相與之誼而不止於延遇過賓
之禮此其所以知仰而又知感者也側聞榮拜之
命不勝欣喜謹因省中人徃之便特此修問起居
兼致賀敬伏惟鑒之不宣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書

上嚴介翁元老

某向往歸戴之本心雖歲數十啓以通左右猶不
足以達懇悃而伸畜積顧邈不一通者所居之位
所守之分有當然也至於講誦道德雅言勳烈以
釋不知者之疑而興起後進承學之慕望亦以自
盡其心而非敢以爲報於門下且其所處之卑且
遠雖其誦之之勤言之之昌而終不能有以發揚

盛美增益高明亦胡能以爲報耶信乎自盡其心而已耳舍弟某寄至所爲老母壽詩伏讀感激某不肖苟以爲養而無可以爲親榮得公之詩每歲誕日奉以藉手而獻高堂之壽觥爲賜深重奚啻淵鼎竊惟明公爲相上有宗社之大計中有百辟卿士辨章之敘而下有萬物之宜勞於已以逸一人宜無須吏之間而神游意適作爲篇章極於精雅有儒生學士專以賦詠爲工者所不能到又其不遺故舊不廢晚末嘉其有愛親之心而乏榮親之力寵之以此以廣錫類之仁而綏勉不肖祝眉壽之孝蓋其學之盛故勤勞之暇而肆洩之餘自足以成聲而合節其濟之衆故雖在廢棄之賤其才無所取而力無能以爲報猶將有以達其情而慰其願是則此詩雖一律之細而可以知公之文章其爲此賜雖一事而可以仰公之相業豈某之晚末敢私其賜而不勝其感激之誠遂忘其所居之位所守之分而僭道此以爲謝極知定言不足以爲報所謂自盡其心者尚望公有以鑒之云爾

上徐少湖尚書

舜有九官皆曰相臣而伯夷實典三禮其後有稱
三后之功則伯夷以典禮在其間方舜之命夷在
七人而敘三后者則夷爲之首其重如此也公今
日之位相位也而直清之學修明久矣其業皆相
業也豈必躋其晉握樞軸然後爲有以佐一人施
於四海而謂之相哉顧今日之制非古制矣則亦
必晉握樞軸而後此學之施者廣故天下日夜望
公入相而天子亦且旦夕命公矣廣直清之學以

施於四海使後之講誦諸名相者曰華亭徐公有
虞之伯夷也是公之任也僕之望也區區致愛於
公之誠莫能爲助但有願之望之而已僕與諸名
公舊日有相與之雅者今皆未嘗一通惟於公忘
其陋而敢相聞雖僕之僭亦僕之誠也舍弟道原
不止吾家子由觀其志之所存蓋欲進而求焉以
爲其兄之所造雖力未能至而其志則吾之所畏
也公幸引而教之莊生所呈文字蓋僕教以爲如
此之文而一時諸生方以虛浮綴緝相矜不謂莊

生是也今偶舉于鄉蓋僕平居與之談當世名賢而曰少湖公者久矣彼雖末晚未有得其能無顧見大賢之心乎而彼書生也則所以見者當以舉業耳於舉業之外有以教之又公之心也度今天下之士藻飾濯磨以自進於下風者皆通顯有名位懷才抱學之人也尚有不得與於門下之教者而莊生以一晚末書生輒欲請門下之教其爲不量矣而僕謂公之所以樂育天下之材宜不以一介之微而忽之也故特決其志而使之求見而僕視之猶子也又宜爲之一言伏惟鑒之

寄李古冲

昔人稱大臣進退關世道重輕大臣之賢者進則爲世重退則世以之輕某以爲唯其賢也進亦重退亦重今頽風流行之時而有確然秉道持正不可則止如公之退使群聽竦激萬目掀張知貪鄙之可羞雖頑且懦而亦有廉立之志其爲世重何啻九鼎也吾知四方之士環嚮閩土興言瞻跂真有泰山巖巖之望矣其向者曾託於門下從游一

日之雅自公晉用尊顯不敢以廢賤之名塵煩省覽獨於公今日之休慕其有關於當世之重而樂爲天下誦之蓋僕之所重異乎蘇子瞻之頌范文忠公云身雖退而名益重者猶以一身之私爲言也公以爲何如

與歐陽南野

自公晉位列卿同朝爲學者始有主盟天下方想見此道大明而公復以憂去位不知少湖與雙江松谿三公在朝倡明和集尚能不替公之盛否也

竊見一時士風吏治多封已而病民先身而後君豈彝性使然亦由學問道缺本心不明故處義不精而易爲放失也覺民救時其道在公或處或出皆有以係天下之重此海內之公言非吾黨之私頌也某閒居以來雖不敢自荒于嬉少有所用心然夾雜姑息其爲不明不精又有甚者無由置身公側日聞開發以去蔽警懦恐卒無所成矣公亦有以憫而教之與向往之誠非書可盡

與吳默泉

聘魏山人還獲奉荅教何啻饑渴得飲食也山人之來實伏尊力感激何可言連日與魏君山行頗覺勞頓又素不曉堪輿家學徒勞而無得今惟恣其所行彼以爲可吾亦以爲可庶不亂於心而易成事耳室事尚未續終不知其所圖出則與賓友交接遊談入則與古人相對於方冊之間不覺晨昏易度雖由此終焉可也蒙公相愛輒及其私他無可薦聞也伏念公德學材猷之盛絕出一時而徊翔外服其久如此固足以窺公自守之貴而世道所以託重於公者其基亦在於此從此晉居大位望實副而功業隆矣實區區之祝也仰次值西潭公之便特此附承起居西潭曾有贈言公試取而觀之以爲何如僕自以爲非俗調文字也非公與西潭亦孰能好之耶風便不吝惠教至望

荅宗室西亭

僕還家侍奉未及卽罹先子之變病加哀毀僅而能生竭力營葬大事就襄衰麻尚纍然乃有母舅之母之喪因兼營外祖之葬事稍間又有妻之伯

與父之喪此猶外親其情雖至而服爲輕而族中
大小二功之服相次而有數年之間弔喪問疾且
當爲之經紀其凶事者相繼也其得以專心一力
以從事於問學之日固已疎矣又有世俗聘問交
際之禮來必有往性不能絕物披衣束帶日日出
門其於學問之日又益疎矣乃有後進學文老生
解經時執所業來相質請因與之商訂鐫刻則謂
之有事於學問之日耳然亦不越酌應接遇易費
光陰且智愚雜揉鮮啓予之益而有損已之勞是

僕於數十年之間雖未嘗一日廢學而謂之未嘗
一日爲學亦可也生本多病大故之後憂傷凋瘵
愈見蕭爾自弔死問疾聘問交際與酌應論文談
經之外其不出戶而獨處室之日又多尋醫求藥
偃臥牀褥之間耳如是而望藝業之工著作之富
豈不難哉去歲秋冬之交專近藥餌又獨主輔氣
之劑始覺於病有寬將以暇日有所修明不幸室
人捐館茹荼餌刃未足喻其苦割平生日力虛費
如前所陳數項固已曠矣今又當問鹽米也情緒

之惡寧復可言凡人性各有宜才各有長僕於鹽
米之事不但非才亦甚違性固當付之不治勿以
累心然意惡能無不樂耶別來心事此其大略西
亭覽之便知予學之不進矣其何足以副下問之
虛懷而增益向往之實功也所示詩賦皆清新華
妙足占新得深用欽慕企穎佳名尤思託筆其間
然以僕所述情緒焚憂凡鄙如彼何足以聞洗耳
掛瓢之風而可輕爲刻畫自貽擯笑耶尚俟他日
心和意恬或有一言之得乃爲公賦之不敢負也

虛齋公人急歸力索報書秉燭信筆不復次第

與李克齋

俞都閩人來得聞廣中有交州之警度其事執不
過叛將釁臣不得志於其國逃在海中未有所附
而剽掠爲寇耳想無大志異謀廣中兵力未爲單
弱既有諸公籌之在上而俞子爲將臨敵制變自
有所長當卽就底平也每觀當今時勢極爲明盛
安平之候而閩浙有海上之師湖蜀有平苗之役
廣中又有此警亦似紛紛然者平陂往復亦世界

天分限常使小有戒畏不爲無益於盛平而諸公
徃徃有可仗之才自是世道之隆卽如武臣中有
俞志輔其人何但一障一罍之用其勇略不在近
時西南名將何卿沈希儀之下而潔已拊下則有
古名將之風矣以此推之何得便謂今時無人也
此中海上成功頗爲奇偉柯遷之君碩畫妙策有
此績効信吾輩之美談然夷人深怨未保永憺華
威不萌報復之念否此亦有可慮也弟春來病意
稍疎若從此以後益無病則精力尚有可勉學問
之事又更妄有所冀於修明之益也老母病已全
復得以娛侍想通家之契欲知也余不能一一亮
之而已

與周崦山

願見之懷不啻饑渴非徒昔日游從之雅思覲顏
色以慰契闊實欲正其所以知是非而考進退
耳僕雖淺陋然以得聞於諸君子之間偶有所期
而年加月長不敢惰棄亦日有所就以廢居兼履
大喪憂患之餘意氣殊新所得益別雖人不我知

尤甚於在仕之時然中自以爲樂不彼顧也弟離
索旣久恐其自得而自樂者或與當世爲學之士
不合則人之不知我者固當以之自責自改而難
以付之不怨不尤也以此極思與公相見耳近得
李克齋兄書欲約唐應德曾汝誠爲武夷之聚汝
誠兄難決離家應德兄固當一來如此則僕當先
往候之籍此過省或得於外郊西園之間請見也
司中新政海隅歌頌如吏不能爲奸庫役裁損等
事此雖爲賢者細事然小人蒙澤所知者惟此若
夫大道之要則非君子不能講聞也特相知偶及
之學記周戶部銘請教有荅林次崖書聞東潭公
處有之可取觀之諸所欲請者未能悉承遣使見
存深荷高誼且媿不堪也

與周石厓

別後懷仰非言可喻向者邊事孔棘朝論屬公竟
以事寧循資而遷非大才不試於武事乃國家之
福而亦公之所願也所可怪者朝論本以大用召
公而循資一遷至蒙言者之謗真不可曉也公平

生宦歷所至皆有風節事業以諫斥之後猶積資
二十年而為廉使尚須待有所求而後得也何言
者之妄而不思也然此何損於公而吾黨之知者
不能不為不平耳士論昭明公存心行已在湖海
間當如青天白日一言之妄吾知尤不足為累而
區區為公抱不平者皆過也公以為何如所器佳
士多從不肖游者無時不講服教旨而楊珂許天
琦莊國禎粘鍾岳輩尤勤也併為公及慕戀之私
臨紙難悉仰在心照

與朱鎮山

自鄒魯以後天下言道德學問所出而以其地之
盛為名者曰濂洛關閩蓋千百年之間能以地係
於學問以名者僅四而已而吾閩與焉豈不盛哉
近日此道寢微士者以學為諱乃有一二大賢間
世挺出倡明斯道在江浙交廣吳會之間皆彬彬
然盛而閩中未有興者僕輩忝先一日之達少有
所聞而誠心實行不足以發之其愧負不假言而
司化民成俗之柄之君子亦豈能無責乎賴公之

來身任此責閩士其必有興矣若濂水出道州周元公實終定居於匡廬遂以道州之濂名其所居蓮花峯下之溪則道德學問之倡固在江西也公江西人也來爲閩督學使者衍元公之傳以與閩士其學教學相長師弟子交與以有成濂閩之盛今日再見之公豈能無樂諸生安得不勉哉僕以此言講於朋友之間信者固寡而公所覈取諸生之中亦多有不疑僕之言者至於吾弟敬中尤知領略然觀其家庭請益之頃語以文字之要則色喜而心喻其於性命之微言猶未能篤信而勇爲豈末藝可悅而淡乎至道無味可嗜耶茲往侍得聞公大道之要吾知其所悅必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他日將諸生與吾弟之歸從而扣其所聞於門下者以私淑焉實大幸也臨楮向往不盡

與應倣菴書一

昔人論朝廷方隅之緩急比於腹心手足如公之重不使居中宰制崇護腹心而膺方隅手足之寄宜天下所缺望也然手足有疾未聞腹心得以晏

然無事則公今日所受之託豈可謂非天下之急
哉自嶺南開府設大臣經略以來名臣相望而事
業俊偉勳名可紀莫如韓蘇州王陽明公變化運
用之妙固在精神難以按圖求駿然規畫措置亦
必有跡或可講求之施行未必無所助於經略之
一二也近聞鄭韶州有不得於職拂衣去郡此公
最爲不欺其心能自信其所守者官雖蹭蹬而其
人品固同年中之賢者公在彼而不能伸一老同
年之志竊以爲公有責矣不獨同年之私也嶺南

爲郡才力或有出韶州上者自守不變未必有加
之者公在彼而使賢守不得終其治又恐天下有
以歸責於公也今時耳目重官位忽人品便謂一
僻郡老守欲去則去何足深置論不知古人重事
體法守有一小吏賤僚之去就而係於政俗之得
失者豈可隨時耳目不以爲意也弟廢人也不宜
妄言唯於公可一發其妄耳非公亦不能諒其愚
也冬來嶺外氣候彌佳伏審道躬有相餘不一

其二

山中忽枉使幣不敢徒私寵光而佩服德誼其何以忘伏誦劄示有歸田之思世道所賴於公者如何遽爲自逸耶當世名人在鄙心所敬者數公聞其柄用未嘗不喜如我公又叨情好之舊尤有不寐之喜方日夜望公入內而何乃談及此也痰火之患治法固必用涼劑然當以絕去滋味爲主弟最苦此病今日服三黃藥力殊覺不勝唯斷口味以助之始有日益之功弟疏食水飲殆一年矣此亦不是秘傳妙訣人人能知但吾輩一向在滋味中饒了口吻一時澹泊不下耳謹舉以獻公使行之而不效弟敢伏欺誤之責弟致愛於公更無可以爲助惟有願體力彌健神氣彌昌足以周世務而膺時變此區區之誠也故刺刺如此伏乞鑒之志序不以屬名位顯者吾知公之意矣敢不敬承俟勉竭鄙見以復尊委使旋迫促未得輒成稿也宥之

與羅念菴

別久雖不及相望問何嘗一日不仰下風友人沈

子來自安成得兄所寄手教留都毘陵侍游丰神
宛然若睹浣慰無任東中相望之意尤切至不肖
苟簡自恕以爲此心少有所明便倚此小明隨處
把照如兄視之乃是昏昏耳明者視之見其昏昏
而自以爲昭昭此乃昏昏之尤者也此事非脫出
鄉井網罟與兄相從掇擊刮洗使塵腸膩臆蕩滌
無餘庶得真氣再生丹元復返不然此昏昏之體
終日爲主何由得見大明中天也悠悠空度不自
發心恐終於此而已臨書各悔如何可言

與唐荆川

莊生往令其必見吾兄且度兄亦不拒之意其爲
吾壻也然頗聞士友聞傳吾兄尊體不甚康常靜
養深居罕與人接則未卜莊生竟有得見君子之
分否也兄精神凝固志氣堅卓絕無私慾之累以
害生則身肥之效可坐而致乃屢有病傳吾始以
爲兄道尊學成四方求見者多旣無以辭之而姑
託此以謝雜賓故有此傳耳近乃知其真有疾也
度兄致疾之由只是起居飲食之間大爲瘠陋又

不揀擇故嬰此患也兄學以孔子爲願一部鄉黨
兄所知也何俟吾發明人生四十曰強今兄雖過
其四年猶未深入衰境從此調攝不患不復但願
加意每觀兄書徃徃以文字爲勞神傷生之物惜
易盡之身不欲爲此無益之好而居起食飲之間
乃忽不加意得無明其一而暗其一耶吾自多病
又於飲食起居尤不能爲節顧欲薦所見以助兄
宜其不爲所省然不以人廢言則區區之意亦不
爲無益於忠告唯念之圖之歲新矣而我猶故臨
紙慚慙如何可言

與李中溪書一

庚子歲在汴臺獲通荆川之問方圖繼續相聞辛
丑之變雲翻雨散今思之如夢追談之亦何異說
夢也棄置不復云如弟之陋廢而閒居談道著書
尚有用力處而不以區區名勢得失者動其意况
如兄之高明奇偉者乎所恨者各生遼絕遐阻之
鄉嶺限海帶如各一天不獨兄養性綴文之益僕
無由請而僕之策駑磨鈍黽勉一得之愚亦無由

爲兄盡之也如何如何明倫堂記曾錄寄武進唐
應德兄并與書云此文乃明道之文非徒詞章而
已其義則有宋大儒所未及發其文則曾南豐筠
州宜黃二學記文也唐君復書盛有所契不以予
言爲妄也然世之名能爲文詞者舉不足以知此
亦可以歎近世文弊而有志之士不得有明也周
戶部誌銘李尚寶行狀不獨其文而已其是非不
敢苟者乃吾所以爲文之道也兄如信其道則可
以因此文而知二人之爲人矣家居治心講學之
餘不免爲人牽挽作酬應文字亦不敢苟而必
法以無刻本不得相寄然未嘗不坐此取謗方用
世行好行驚衆之事以召怨嫉今不用而退于家
復爲驚衆之言以取譏議是無所往而不得謗也
然吾亦何暇恤哉非敢不恤也道本如是而不可
變恤則非吾所學之道矣兄以爲何如久思欲與
兄相聞絕無便者茲舍親往佐嵩明州嵩明不知
去大理若干里然託黃君以必達也有便幸無忘
報我

其二

相念無已而絕無滇行之便向曾因舍親佐州於
嵩明者有所寄於兄託以必達竟不得一回信不
知達否去歲正月伍鴻山行可以寄矣而值弟新
有內子之喪才數日耳正坐摧楚中豈復記此故
不及寄也此心惓惓度兄與我同耳百粵南詔本
遼絕遐阻之地而吾與兄偶生其間勢固難以常
相問惟此心不相棄足矣雖是如此而執猶可圖
以相問又不宜付之為難都漫然不省也故弟亦

不能無望兄之見答也不審兄比來所得何如聞
雖遠地然據泉州今已為聲名繁盛之區故弟所
處頗苦應接不給如兄所居恐終是簡靜也簡靜
中所得自當與處煩擾者不同况兄才力詣絕又
十倍於吾乎故弟尤欲得兄見答以知其所得因
以自勗而求進不獨契分之厚欲聞動止以為慰
爾也弟自辛丑罷歸以來八年之間一遭先君大
變之後視息苟存勉營葬事已爾然非人矣葬未
久而連有母家妻家父母喪葬之事又族人大小

功之服亦相繼而有且多有貧者至殯殮之費皆當出於吾手又其子皆愚并當爲之調護指授吾以爲此皆學者經綸大經之條件節目不敢不用其誠了此未給而吾室人又亡神損於情傷而力匱於禮至故不得肆志於學問然此事亦未嘗一日廢特其工不專其心不一爲可恨耳今士夫居家者田舍戚戚之外則以聲色博奕酒食爲娛弟今者惟絕去此數者故亦有爲學之功至於田舍雖藉先人之餘不爲不厚亦稍有區畫使一二力治之而已不以煩我也獨不幸室人化去上侍老母下撫弱子無相助者此一苦事終無處法故今雖日月已除而感物觸事悲便到心有可念者柰何父不寄兄而此一紙都敘苦楚無一嘉話亦以示家庭無飾之言見吾與兄之好有同骨肉也紙盡不復云云情則無限也

其三

頃曾託伍鴻山以寄兄今因王賓竹之便再此具候然伍氏子實與王叅知同行則此二簡當一時

至也吾鄉有洪芳洲先生文詞直得韓歐曾王家
法與唐荆川君最相知其所作視荆川不啻王深
甫之於南豐張文潛之於東坡充其所極當爲本
朝名家今行年才踰三十耳其文學如此而其爲
人峻潔忠信卓然有古獨行之操不以世俗之味
錙髮亂志尤爲荆川所敬吾輩駁雜視之真有愧
也與僕亦相知故錄吾所作偶有與此君來往者
數篇以寄兄亦欲兄知吾閩中近有此人其
人之文想海內漸當傳之或流播至遐遠兄將得見
之既有言存胸中見其文因論其人雖不相面亦
自樂矣閩楚相去有若異天偶值伍王兩公宦彼
中此吾兩人者相聞之一大郵便宜加意有以示
我勿孤區區之望

與華鴻山

僭敘佳禍極知不揆然於徃日游世浮跡盛衰用
舍之際言之有可感者雖文不爲工而其意獨至
矣至其所以致推慕感憤於兄者亦非苟然也僕
常愛歐陽六一所作釋唯儼秘演梅聖俞詩集內

制集數序感慨曲析極有司馬子長之致昌黎無
之也常有意學之而才力况趣終不相近此序亦
頗有其風矣蓋因兄之雅以稍發吾文而非吾之
文能有加於兄也文中徑書尊字他人觀之疑其
不恭然此雅道也不可以俗格亂之非兄不能知
也僕爲文其不售於俗人耳目有大於此者而區
區自明其細者又可笑也風便賜教使知可否如
何

與翁東厓

去歲之事草野所聞已不忍言况公親見其慘又
膺其責其爲痛心疾首又可知也正當仗公英略
碩畫一剪此醜以雪畿輔數萬生靈之憤而遽有
所罷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方公起時僕聞之慷
慨增氣爲賦十詩未及尋便寄公不久而聞罷報
矣然詩在篋中他日小集載之自是一題目不但
稍有佳句爲可存也旣存稿於家亦不免使公見
之想憂國赤忠一日不能晏然自休而覽吾此詩
又當增一感慨也何日再見公之出爲國家立大

功而果爲生靈雪必報之念也鄙人日夜望之臨書惘惘何由得盡

與陳虞山

郡幕陳君未來傳者已知爲公之猶子日夜望其至欲一問公起居及其至乃獲領公手教下懷仰慰如何可言且知公春初體中不康久之而後復旣懼且喜今海內耆舊淪喪殆盡獨公巋然如靈光之存雖不用於世然以一身存當世之典刑起後生之瞻嚮其所係爲不少而其功亦不爲無所裨於斯世者矣故某尤祝公之算於無窮以久爲世道係也奏議序已竭區區之思所以發明推仰之意竊爲獨至此非敢以爲報賜之効蓋此道自當如此有前修先達則必有後進晚學能言之人爲之形容盛美以行於無窮此道甚雅而今將亡矣故僕偶得託公之奏議以爲此文而明此道於將亡之時亦自以爲幸也惟公鑒之

與萬楓潭

日者承鎮山公貽教謂公於鄙人之文誤有所契

極用嘉許僕方愧本原未瑩天機尚淺其於爲言
殆不沃其膏而燁其光不盛其根而茂其葉未可
自託於仁義之言也公躬道而行佩仁服義僕尤
懼爲有道者所不可而顧有以取之此所以重僕
之愧也然是文也天地之所設聖哲之所傳使以
仁義之人爲之固道也非文也宜乎公之有愛於
斯言也僕固日有言於此者願因公而求進焉且
夕以冀侍晤在卽公尚當無棄我也

與李三洲書一

頃從淨峯公處見所屬吏士所爲此公紀述大征
之文皆意義猥陋詞采謬劣真不足以鋪張盛美
揚厲壯鉅文字之學不講於世其誤不淺揚雄贊
趙充國韓愈紀平淮西猶云近世詞章之事如胤
侯征羲和伯禽平徐戎僖公服淮夷與夫宣王中
興而申甫樊謝諸卿之功使不見於詩書孔子雖
欲存之以爲後世法亦何所考據而傳之耶僕謂
淨峯公之功烈旣已不減吉甫方叔而作者無人
何以媿隆周雅載之無窮也不獨如此也周人有

雅而宣王之興始有考於後今作者無人何但人
臣之美不著而已且無以昭聳有明之功德於漢
唐之表尤可憾耳今此公又當與公共底平蠻之
績楚多才士宜必有能著其美者僕竊願見之幸
無惜一示及也僕之文極不爲今時所好常欲存
之以俟後不意公獨好之故聊及之以資經武之
暇之一談不然此言也其不爲妄且易與晉人之
言善爲師者好以整又好以暇度公之整且必有
暇也故論之如此幸有以教我僕將因以知公之

其二

公在邊有征誅之謀籌兵算虜諸務方棘在他人
處之宜嚴戒控惚不遑朝夕公獨能論文觀理窮
眇造微有講習之益如在氍茵燕息之間信可慕
也僕前啓有能整而暇之說以今觀之公之整也
甚能暇矣僕嘗言俎豆之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
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
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是此事也衛靈自以陣

法爲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爲拒也當時衛公旣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於是軍旅俎豆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伎爲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何意於公一明茲感淨峯蓋已進於此道公與共事尤爲奇特湖南之功知非二公難事所示文評足欽高識僕爲此文實不期有能好者之出於今要以待於天耳何意有公與我同好也其敢不爲公盡方欲詳論而使者立於庭不能少留半日故未引其端俟錄拙稿訪便寄去併爲一論之也

其三

仰間適得唐博士所持公見貽書教欣慰無量急發緘莊誦仰見大賢之度直以國家天下事爲心而不以一己得失自撓旣深歎服亦自喜能知君子之心而彼區區以小人之腹相量度者果失之也然公以今日所處爲辱恐猶有少介然於此矣公事功進爲身心修益昭然在中外至於當事任

責卓有所見與共事者不合不肯少改以相狗坐
是異同失位而去此亦俊偉明白事也而於公豈
有辱哉公於僕所喻無間故僕輒盡其愚如此若
夫一書之中首尾反覆惻怛洞達誠有古大臣之
風他日任天下之重開誠布公忘已用人以共爲
天下之事非公而誰竊爲天下望之嗣此尚再布

其四

兩賢同時而不相知者自古有之或學術講明源
流迥別或事功建立規模絕殊然要兩不失爲
耳又有兩賢相知而偶以共事意氣論議一冰一
炭至於事已論罷輒若金蘭此皆古人之所有果
其爲賢正不在於事事牽合言言勦應也僕於公
與淨峯公幸辱一日相與之雅竊知二公之皆爲
賢者也湖中征苗之役一冰一炭僕不以爲怪蓋
古人有如此者然不知二公意中能絕無所介而
懽若平時否嘗有客過我草堂談湖湘之事云淨
峯之功且成者客曰此大非李三洲所喜吾艱然
不悅以爲何待賢者之淺大抵俗士無識徃徃以

已心度君子真可笑也僕既斥客復舉以似公夫
異同起於國事而平生契誼不爲之損非公之賢
其孰能之僕非知公之深亦不以及也客又有談
公與張公一在官中一在家中各絕口不談及前
事此雖氣象深厚體段凝遠然又近於有意者僕
亦以爲不必如此也不知公亦以爲何如平生惓
惓仰慕之心欲公卽出以膺當世之責而見吾道
之行實如饑渴臨紙殊不得盡伏惟有以教之不
宣

與范東溟

頃專力走候左右而公所遣使忽臨茅草仰窺詞
旨誠有道誼垂接之雅非徒猥用常禮與境內士
大夫相際而已比力還自三山獲奉荅柬益見盛
心伏誦守正被讒之語不覺追記往迹感激深知
至於欲涕當時以踈戇忤權力誰不目鄙人爲輕
浮狂躁之流而豈知其中亦自有所守也曾辱游
處親見僕行事者尚不能盡知何乃與公向昧平
生而乃照知不肖心跡如此此已是夢境劇場寤

則不復憶散則無何有矣更何足置齒頰間第感
公無因緣而相知不宜無一言以復不然僕爲木
石人矣瞻言千里神意俱馳

與薛方山

方山天下之士也正氣直節爲衆人之所不能而
犯舉世之所不敢聲名橫溢震動時流如鳳翔千
仞人人爭覩今天下之人孰不知有方山者而吾
獨識之於未有所聞之時故聞方山之所爲卓偉
如此旣以加慕而亦喜自負也方吾以天下士稱

方山於同志之中有知吾者因以慕方山有知方
山者因以信吾然亦有不知吾者因以疑方山有
不知方山者因以訾吾其時吾之言猶未爲天下
之言也今則天下之人皆知有方山而吾之言不
復有記者矣僕雖廢於時然進爲於世猶有特達
如方山者是彼爲之也吾正何憾况又出於吾之
所知而厚者其又何憾區區之心願方山益勉之
而已久講方山於家居友朋之間忽逢君乃深與
方山相信而推慕講服尤其至者使吾喜而不忘

故因其行有此奉寄蓋僕於當世交雅之訊候久
無意矣雖方山之在念亦念之而已不復以相聞
爲意也以之於方山如此其至而吾又於特至也
故不得無以寄方山若夫向往惓惓之心則不在
訊問之有無蓋繼此又不能以有寄矣然吾豈忘
哉唯方山之鑒之也

與王虛齋

力回獲奉荅教宛若面對浣慰不可言頽齡病魔
之喻非所敢聞度公淡於嗜好屏盡人欲自宜神
完氣凝若反課其功以學自名必有獨覺其進年
彌高而養彌盛者况尚在中年以上耶僕胎稟孱
弱生而有疾然近歲頗於日用間有所用工亦覺
宿疾漸蠲薄質稍固尚冀數年之內馴臻完復正
欲請教門下以爲養身之資故於來諭不敢以爲
然也

與李嵩渚

汴上官游無地所得惟幸與公相見因屢款芳論
揚權於風騷之場此爲有得耳嶺外中州相去甚

遠無由與公相聞惓惓之意思彼此不異也居閒
或追數踐歷事跡輒有感歎蓬池之上阮公長嘯
杜甫與高李登吹臺悲歌酣詭皆傳為後人美談
久而不泯吾雖遊汴豈復能使其跡有記於後耶
然諸君子當時皆旅游寄寓其跡為奇吾方擁旄
乘傳從事於文法體執之間固不能為奇如高適
持節彭門今人亦不復道說而灤西夔門杜甫融
顯之與漂泊其得失固如此夫吾今已廢宜可以
為奇方圖出游自計已悔少日所作而仰希聖門

之學果其遠出又不能為奇且將被逐見
糧不繼而樹遭伐矣以此疑而未決敬舉以似公
夫往者既失之而今又度未可得幸有以釋其疑
而決其計也數年不通書又不作寒溫之語而獨
質以吾所疑者蓋望公之至請勿忘見荅也願言
之懷殊不一一遊記二篇聊復請教

與汪直齋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
以遲遲而負稽逋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

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祇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采諸名家之文為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為劣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為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曆詔天下立學制始盛於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曆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旰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為一代所傳二文要為差疆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黃筠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溪二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為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曾猶為差貶焉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學之文其難為工如此况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希有一言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紕繆然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搨數十本見寄尤所望也

與紀山侍御乞集序書

竊謂文之在於世乃天地所具設民物所露呈而
聖賢者獨能觀取而類撰之故雖聖賢不常出而
此文未嘗泯絕以天地常存而人物生成於其間
如一日故也不然以某之愚何能有知而敢與此
文於大晦幾絕耶以其不明之久弛壞殆盡而得
與於此文者乃偶出於某之至愚其名姓事行官
位年輩不足以驚動人之耳目信之者必不篤從
之者必不衆固知無所益於此文之明且行也然
所謂明且行者非人人皆信而從之之謂有一二
大賢者學通於今古之得失而其言足以定是非
而曰是文也聖賢之文之遺也則可謂之明矣執
事之言足以定是非者也不肖願乞一言序而存
之以俟同好者共論之非期不肖之文行也將有
望於聖賢之遺之傳之有明也惟執事嘉惠之非
不肖之幸也古之序人之文者皆不必其旣亡而
其人之文之刻又不必其人之尚在故不肖敢力
辭執事付梓之舉而僭乞一言之序惟許其辭而
副其所乞則相知之真相愛之至具有之矣

復曾元山

使者至卽蒙署篆袁君親將尊命枉訪敝廬致厚幣且下拜皆重盛指雅意也因得觀名筆抄冊一夕觀之盡不覺夜分中間如江東講義恐與所抄本意不類蓋抄中之文皆是爲閩中作者如楊龜山見明道書亦略不類然龜山閩人也猶與抄意相合若此講義雖出朱子平生大旨終是程端禮與同門董叔重輩撰集不得謂之朱子之文而江東又非閩也竊以爲不合所抄本意云西山諭學

勸孝諭士勸諭中樞院議五篇與朱子勸還俗文雖有關風教然終屬文移恐朱子集中爲閩事作者尚有如此文與西山五文或可勿抄不知尊意以爲何如偶有見亦輒述之不敢以爲是也友石臺本劉屏山作抄中誤寫朱文公併附告

與陳少岳

無所因緣而相知此特達之誼古人有之而非世俗所宜有也公於鄙人一見而有辱文之意且其意已存於未見之前神情契合有不在接遇談說

之頃者豈非無因緣而相知者耶公才學德業擅
名一時人方有望於我而我無所資於人顧獨倦
倦於鄙人如此信古誼也第愧頑拙謏陋行能學
術無所比數有負特達之知耳頃者談及鄙文有
欲見其所作而教之之盛心僕既無他長惟於茲
事有少用力處方願為公一出以求鑒正而况其
有意欲見之乎謹錄數篇禡為二冊蓋家居之作
此亦十之六七矣倘蒙覽觀定其可否而特賜一
言之是非使知所向實大幸也僕於文字固有用
力而文字之外亦不為無所用其心者惟公觀其
所為言而又求其所以為言者則僕之用心為不
孤矣然非公亦孰能觀之瞻溯下風敬俟鐫誨

與沈古林

頃見書院中所刻雙江論學四劄切磋講明吾道
之幸竊見劄中徃反之意惟南野公之義為精而
雙江公所駁反不足以易之者倘得二公之劄並
觀之因以究其徃反可否之詳則於至當歸一之
義雖暗劣如不肖亦或得以有省矣惜不及見也

公以爲何如舍弟輩還敬領尊教仰知惓惓相誘之至續於葉生處收得見寄試錄葉生於後進中最爲佻健既見公之後氣質自覺有變信乎人之不可不聞此學而賢愚大小皆必從此得益也王武陽在莆朱圖泉又繼來漳州二君皆卓然有見意究竟此學欲與同志之士共爲之今武陽慙以試事離莆而朱輒擢他官以去真可惜也今公且投此種在閩中待後來有人相與灌壅耘鋤則必有豐年矣使吾閩有粒異日當思誕降嘉種有相之功也僕已是下得莢稗種子雖逢農師亦徒覺費造化爲之奈何來教猶且退然自引以爲勉我之地此意之厚真何可當龍谿公會言似覺誘掖意向之詞太多而直截指示處微欠豈接引之法當然耶然使學者人人得見熟讀深味自不爲無益公嘉惠盛心亦可見於是矣憲節何日離閩便中示及當圖領教也

與白洛原

南都考察之報驟覽之令人驚怛不已世路險側

如此真無可着脚處矣然竊見此時捷足敏步之人馳騁此途蕩然無復限制矩度初若甚寬平者而吾子何以所遭局促乃爾豈誠有命耶士友傳聞皆云薛仲常不肯相容僕於此君極為相知然每服其志而未深許其器今其為此亦識未廣之弊也知之於賢否蓋亦有命焉吾輩不必以此為怨可也如兄之才終非久屈屢經擯挫乃所以深為他日伸用之地蓋兄本以名卿子有資籍世之淺陋者反用此以相掩今抱屈至此使人人無不為兄憤者是乃所以為兄之地也此非曲為巧說以相解譬時事人情本如此願兄勿以此謫為憾也僕廢居雖無用於世而玩心聖賢之微言頗有所得其樂不欲以語人天之賜我不為不厚第恨力不副其志猶孤乎天之所以賜我者然努力為之此事終必有成而無慕乎當時之用矣無因相見所言不盡

與黃洛村

使至得領仁兄手教深慰懷仰且知官中有獨賢

之役而仁兄之意不以爲病僕於此竊窺學力所
在夫獲上治民乃誠身之功是知唯諾進趨皆非
鄙迹鞭撻追呼不爲俗事今之君子不知爲學其
於事使之際無非畔援歆羨之私就其最材且智
者於上未嘗不獲於民亦能有以治之而非誠身
君子之上獲下治矣由其不明乎善也仁兄之學
驗於實際宜有以自樂僕亦能與知其樂若乃當
道倚託之重詢謀之信與夫誦誦趨赴之出於民
者豈所以語仁兄之治獲哉僕索居獨學極知寡
陋常懼所得偏蔽不足以合乎大方偶因復教妄
論及此非以揄揚盛美實欲質其所見以求是正
如其契合與猶爲乖謬均乞賜之一言使知可否
則爲益不少矣病中未能請正於問學禱詩十首
錄稿呈教此亦欲知可否者也

與秦婁江

公表覲之行更不復來閩矣以三年間承教愛倦
倦之厚豈能恻然於茲別命駕相送實有此心弟
以去歲往送克齋兄一行下爲鄉人所疑至今未

免於禍上亦爲當路諸賢所譏謂不當以士夫宿
官邸夫鄉人之疑不足校亦不足辨若諸賢之譏
僕竊未喻也宋時先正如劉屏山赴趙帥之招陳
龍川從朱提刑之游皆以部轄之內留處公邸無
所可嫌議近代如陳白沙訪吳東湖於順德陳仕
魁兄弟與鄒東郭諸人從王陽明於虔州聚處尤
久會宿邸舍常以日夜僕在江西叅藩時歐南墅
魏水洲陳明水諸君曾來會省下相與聚提學公
署者信宿僕之不肖固不宜比附前代名儒近時
名公然以訪友而宿於官舍恐未爲守身之玷也
僕自度平生守身不嚴邪動之辱固亦有之而不
敢以此行此宿爲愧也倘果迷謬不知是非願高
明有以詔之方欲以此意寓問默泉此亦吾輩相
與交正講求是非之一端若紛紛不知者又何足
以語之也千萬示及乃所以爲教也

與傅錦泉

南宮奏名爲天下第一吾黨之喜可知也然不敢
馳書修賀問之儀已於家問中屬吾弟道原爲述

此意不圖執事者不罪僕以自外而辱賜之書仰知執事所處之雅矣書中詞旨見待尤至鄙人何足以承之此誠執事不得自諉雖海內一時魁宏傑出之才猶不敢越執事而當此也况以責之極疎至陋之鄙人乎皇恐不敢聞命人之才力賦受各有所至不可彊致亦難以相易以韓昌黎之好古而經訓不敢贊啖陸輩之詞史法不能與劉知幾之論雖晚作論語解及為順宗實錄實錄非工筆論語解不能行也有宋蘇曾之賢而窮經訂史亦自為人二公不能兼也是則執事所論乃唐宋二三名家所未能及僕又何足議於其間而猥以見待耶此僕所以皇恐不敢聞也抑所謂憂勤惕厲使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者僕亦竊有所聞焉而非如執事見命之謂也未由奉質書不盡言

與劉同野

往者識執事於庠序之間蓋在善信之中而尤日進乎充實光輝之益者乎僕方欲相師以求益而豈敢曰友之云乎執事顧以一日相臨長之故忘

其德之盛而猥以勢分相尊執事之德則誠盛而
僕之不能虛心以求益有餘愧矣別後與吾弟道
原憂居之時追論舊遊未嘗不向意於執事及道
原在京師書來以執事得第爲賢者用世喜意尤
惓惓焉出宰歙縣學道愛人親身見之今政且成
矣僕雖不能有助於執事然喜賢者之進用於世
亦與吾弟同惓惓也惟厚自勉以副同志之望

與尤思所

伏審尊眷至任亦且多時琴瑟在御蘭玉滿前其
樂可知又望大椿於雲山之外輕繫遙思而家人
能言其居起之安志意之適亦足樂也卽吾所以
致思於父母嘉育乎妻子者以盡心乎民則所以
老一邑之高年而慈其幼者只在心誠求之之間
必不至於遠而不中矣思所以爲何如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